

首届“金鹰杯”游记比赛冠军引发评论大战(下)

3个月出现24篇“批白派”和21篇“拥白派”评文

(四) 载于南一一“试谈批评与反批评的态度与风度”。文学比赛或作品当然应该有批评，因为一篇作品从不同角度或看法去评论，结果可以是完全不相同，即所谓见仁见智，或横看是峰侧看是岭，但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却是少见。

(五) 颖思一一“正确对待”。印华缺乏雅俗共赏的评论，也缺乏印象式评论，如果有人对作品做大体上好的评论则不习惯，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斥为“吹捧”——“美化”，却没有说出吹捧美化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也跟当然这也跟个别人的心态多少有关。

(六) 司马风云一一“杜绝文人相轻”，认可哥不乐大眨和否定湖文是要拆白羽的台，妄图以此

抵消印华作协在国内和国际影响。阅读和研讨是一面镜子，从中可反照出哥不乐是人还是妖？

(七) 廖北桥一一(A) 请季先生以独特风格写一篇好游记>; (B) 对印华文艺的批评有感>, 认为季莫央的评论过于主观、武断、论点也不公正、不诚恳。认为季先生“以己之长、轻人之短”。

(八) 无忌一一A “说句公道话”; B、“再说句公道话”，指季莫央心术不正，对白羽文章的批评没有善意，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九) 陈谗一一(印华文艺要不要文学批评)? 指季莫央和哥不乐的文学批评不存好心、不合时宜，是专门挖墙脚的壬人。

(十) 星星一

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季先生善意指责)。指季莫央“孺子不可教也”。

(十一) 刘燕钦一一“批评”游记文章”之原则，缙赏司马风云先生批评白羽文章头脑聪明，首先选择其优点，然后在美中不足之处提起小缺点，如此批评文章十分有道理，具有足够礼貌，褒多贬少，白羽先生能接受也充满欢喜。

(十二) 野草、杜鹃、三角梅一一“坚持对事不对人”，认为啄木鸟攻击不符事实，有片面之嫌。即偏激言论。

(十三) 金梅子一一A、“管窥印华文坛的趋向”，为东瑞充当印华文坛的“保姆”做出辩解。B、<拜托，莫丢印华文人的脸>, 指出“看到许多“骂街”的文章，所谓文艺批评，似已空有名目而缺乏意义，印华文坛波涛迭起“文人相轻”的气焰渐张，不能不感到痛心与遗憾。“我们恳切的要求：“放下屠刀，做做好事。拜托，莫丢尽印华文人的脸。”

这场大论战有什么积极意义，可以总结为下列数点：

第一，游记的体裁是叙事散文，以叙事为主，不是以抒情为主。或者说：“游记是记述某地的人文景观和百姓景观的写实文学。”

第二、文学应讲究内容和形式，如果文字优美而没有写实内容，那完全是形式主义，白羽说明他是为纪念一位不幸被暴政杀害的青年老师而写多巴湖一文，但实际上<湖光山色画中情>一文还是倾向于形式主义文学。形式主义文学对印华文学施加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印华文学中出现一些只讲究华丽文句而不重视内容的倾向就说明这个事实。

第三、怎样看待文学批评？这次“批白派”和“拥白派”的论战完全展现了对文学批评的正反两种立场。以南方明（意如香）、陈明为代表的“一方和”以东瑞北巴老叟为代表的另一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观——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分歧。

第四、关于吹捧风和反吹捧风。在18个“批白”作者和13个“拥白”作者的评文中，其中谈到吹捧

风问题有14篇，而反吹捧风的矛头都是对准香港作家东瑞，两派壁垒分明、争论激烈。

意如香先生说得好：“文坛论战“不是谁论倒谁的问题，不是借此作人身攻击，而是让广大读者有一个认识，以共同提高为目的。希望通过此次论战，取得共同提高印华文学的发展。”

必要说明，2002年这场文学论战，我不知道季莫央是什么人，论战正反两方的作者都用笔名发表意见，我们也未追究原姓名。一直到季莫央于2010年8月逝世后，名作家黄书海主编了一本纪念文集《洁霜文集》，2015年12月出版，李洁霜的夫人陈玉霞女士于2016年1月20日赠送我这本文集，我翻阅内容，才知道季莫央等都是李洁霜的笔名，2002年底这场论战的主角之一就是李洁霜先生，他于1930年11月20日出生在苏北先达，就在多巴湖一带长大，对多巴湖有很深的感情与留恋。这场论战之后，他还写了很多政论或文艺论述，到2010年8月14日仙逝。

(李全)



游记论战照片



主办与协办机构

论战的积极意义